

张中行近作集

ZHANG ZHONGXING
JINZUOJI
ZHANG ZHONGXING
ZHU
CHANGJIANGWENYI
CHUBANSHE



张中行近作集
张中行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张中行近作集

张中行先生
1909年生于北京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张中行先生
1909年生于北京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张中行近作集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中行近作集/张中行 著

zhang zhong xing jin zuo ji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8

ISBN7—5354—1294—7

I. 张…

I. 张…

II. 散文·随笔—中国—当代

N. I. 1062

张中行近作 集

zhang zhong xing jin zuo ji

©张中行 著

策 划:张正平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校对:常桥英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公安县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6.75

版 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410 千字

印数:0001—8000 册

ISBN7—5354—1294—7/I·1062

定价:20.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 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张中行先生 90 年代以来所写佳作 100 篇。作品大都散见于各地报刊，现在归总，利于读者阅读、欣赏。

这 100 篇，来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思路，内容宽泛，谈书，谈人，说地，说现实，均为作者自身的生活及感受。感受有偏于理的，也有偏于事的，讲理的观点明确，论据充分，道事的事实清楚，醒人眼目。

作者学识渊博，行文朴实，引经据典，真知灼见，聚于笔端。从孔孟之道到现实生活，从故旧到新交，从传统道德到当今社会，方方面面，发表看法，见解独到，颇具特色。

“书中自有黄金屋”。本书知识丰富，极具哲理性，给人以启迪，相信会受到读者欢迎。

自序

又有顾主上门，说希望我把所写的零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集成一本，比如三十万字上下，他们愿意印。这另一个角度是“近作”。这年月，知识分子，有魄力改革的，投笔，下海了；剩下像我这样，既无魄力又除了涂抹几笔什么也不会的，有人走进小店，未看货，说肯买，应该说是天大的好事。说好，还可以举出有力的理由，计有两种。其一，人就是这样一种怪生物，好逸恶劳，却又有情意憋不住，其直截者如王婆，可以走上街头骂鸡，其委婉者如司马迁，可以坐在屋里写《史记》，成书，万一没人看就“藏之名山”。可见有些人率尔操觚，说三道四，甚至掺杂些逆耳的，亦“率性之谓道”也。写，当然希望有人看，可是看，先要有人印，所以有人上门表示肯印，应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其二，依法或依例，印以及问世之后，还可以得稿酬，这，虽然由志在或正在大发的人看，数目微不足道，可是根据数学常识，如

何小的正整数总比零大，出身老九之辈何敢有奢望，略有所得即当谢天谢地。所以大小前提之后就来了结论，是先则破颜，紧跟着就连连称“是”。

答应之后，依惯例，要先交稿，然后耐心等待稿酬之来。稿酬多少，何时来，非己力所能定，只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赶紧编。编，一着手就碰到一个问题，是所谓“近”，下限直到现在，没问题，上限呢？定得太近，怕货源不足；太远，又有违“近”之义。忽然想到，九十年代驾临的时间不算很长，就把这时期的所作算作近作如何？试着核算一下，已经出版的《诗词读写丛话》，十之八是这时期写的，排印中的《顺生论》，十之七也是这时期写的，因为非零篇，当然不收；其余零篇，相加之后，篇数是一百五十多，字数是四十二万多，挑拣一下，来个“李白一斗诗百篇”，算字数，三十万略过，算作老尺加一，双方都可以点头了吧？于是照此想法就定了篇目。

这一百篇，来于不同时期的不同思路，单说内容的性质就不能不杂。杂就更要排个次序。可能的次序有多种，常用的是就内容的性之所近归类。本书也是这样；然后是类与类之间，大致是分量较重的在前，较轻的在后。于是就成为这样几组：发较大议论的，谈书的，谈人的，有关某地的，有关己身生活及感受的，有关写作的，感触之偏于理的，感触之偏于事的。还要说一下，这不是逻辑的分类，因而有些篇，放在另一个地方也许说得过去。

文章的大部分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现在编入这近作集，是灾了梨枣两次。估计这样的重复，有些捧场的读者会谅解，甚至欢迎，因为刊于报刊是零敲碎打，既不易归总，又不易插架。问题来于还不免有结集中的重复。本文开头说“从另一个角度”，这另一个角度就容易使狡兔不只有三窟。以人为例，如果是水做的，

苏州人，北京大学毕业，作家，等等，她就既可以加入妇联，又可以加入江苏同乡会、北京大学校友会、作协，等等。文也一样，由这个角度可以入这个集，由那个角度可以入那个集，于是多一个角度就必致多一次重复。单篇重复，总体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稿酬当然照付。作者等于走穴，就说为数无几吧，也总是得了外快。读者呢，比如已经有一面之雅，又花钱品尝，还是王致和臭豆腐，岂不扫兴？这是个老问题，解决很难，因为就作者说，公是难抗这诸多角度，私是难抗蝇头小利；就印者说，公也是难抗这诸多角度，私是难抗设想的牛头大利。于是补救的办法就只剩下读者一方，其实也很简单，不过是先看货，以为不值得破费，不掏腰包罢了。说这些一反广告之术的话干什么呢？是以旧货卖新钱，挑明了，心可以略安然而已。

以上说了不少泄气的，还应该补说一点充气的，是所收篇什，虽然都不高明，就执笔时的心情说，确是想写自己之所感和所信，并没有走《钦定四书文》一条路。

1993年4月18日于京郊燕园

目 录

自序.....	1
一 关于读书明理.....	1
二 难矣哉如释重负	11
三 月是异邦明	22
四 易地则皆然	31
五 读《汉书·苏武传》	39
六 关于吾师	48
七 何须蜀道问君平	54
八 锦瑟无端	62
九 丁宁词	71
一〇 《启功韵语》读后	76
一一 《论书绝句》管窥	81
一二 黄宗江及其《卖艺人冢》	93
一三 偶翻《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	105
一四 看闲书一得.....	109
一五 看短剧《人到老年》	112
一六 《明清文人清言集》序.....	115
一七 《品戏斋札记》序.....	121
一八 《橘梓楼读书记》序	126
一九 《张中行选集》自序.....	131
二〇 《张中行小品》自序.....	134

二一	《谈文论语集》自序·····	138
二二	《阅微草堂砚谱》再版跋·····	141
二三	为魏公藏拙·····	145
二四	《论语别裁》一瞥·····	150
二五	老温德·····	156
二六	韩文佑·····	161
二七	曹家琪·····	169
二八	刘慎之·····	176
二九	张守义·····	182
三〇	赵丽雅·····	189
三一	故国人影·····	197
三二	报国寺·····	203
三三	阅微草堂·····	210
三四	一溜河沿·····	214
三五	津沽旧事·····	219
三六	历下谭林·····	226
三七	我与读书·····	231
三八	书·····	245
三九	两序的因缘·····	254
四〇	扉页记语·····	257
四一	残书的首册·····	260
四二	欲赠书不得·····	263
四三	闺秀小楷·····	266
四四	集句书联·····	270
四五	法书墨迹寄闲情·····	275
四六	学书不成·····	279
四七	左撇子·····	285

四八	贫贱行乐.....	291
四九	歛砚与闲情.....	294
五〇	一方闲章的联想.....	298
五一	狐死首丘.....	303
五二	吃家乡饭.....	307
五三	酒.....	312
五四	关于识荆.....	321
五五	案头清供.....	325
五六	剥啄声.....	328
五七	自省.....	332
五八	桑榆自语.....	336
五九	由益智跳到爱智.....	368
六〇	赋得恩施多方.....	372
六一	彼其充实，不可以已.....	375
六二	笑与泪.....	378
六三	牢骚和歌颂.....	382
六四	散文的领域.....	387
六五	有关史论的杂想.....	392
六六	解说入股.....	397
六七	读《诗》偶论.....	401
六八	冤亲平等.....	404
六九	汉学与轻信.....	407
七〇	卑之无甚高论.....	411
七一	妙论种种.....	414
七二	降表之类.....	417
七三	辞达而已矣.....	420
七四	复杨呈建.....	424

七五	早动笔才好·····	428
七六	得失寸心知·····	431
七七	“王顾左右”的答复·····	434
七八	赋得读书人·····	437
七九	关于反观乎己·····	441
八〇	幻境和实境·····	445
八一	错错错·····	448
八二	刚直与明哲·····	452
八三	寿则多辱·····	456
八四	生的小反抗·····	462
八五	常人哲语·····	472
八六	姑妄听之·····	475
八七	关于“怕”的命题作文·····	477
八八	有教育意义·····	481
八九	情理与轻信·····	484
九〇	又一次热闹·····	487
九一	顺从而不疑·····	492
九二	再思福倒了·····	495
九三	诈骗的另一涵义·····	498
九四	清风明月·····	501
九五	礼与其奢也宁俭·····	505
九六	消费的我行我素·····	508
九七	关于受礼·····	511
九八	真音绕梁·····	514
九九	出入防盗门有感·····	517
一〇〇	由大字本到放大镜·····	521

关于读书明理

写这样一个大题目，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不得不说说来由，而说就不免话长。是几个月以前，看到，更多听到，讲《易经》的书多种多样，大走其运，印数多，销得快。相形之下，我的拙作是既印数不多，又销得不快。我惭愧，没有安分守己的修养，又没有沉默的习惯，于是写了一篇不信占卜预言、不信神秘主义的文章，题目是“何须蜀道问君平”，刊于《读书》一九九一年三月号。问世之后，推想会引来讥笑，是你浅陋，不理解视听所及背后所谓底蕴的奥秘，所以才信口雌黄。很意外，讥笑还没来，却接到不相识的一位女士的电话，除了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之外，还谈到同是读书而所见不同等等问题。为时间所限，我只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待有机会详谈云云，结束。其后想了想，说很复杂，大概还是低估了，因为书，四部九流，花样太多，而读的人，天之生材不齐，又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此外还要加上公的时风

和私的利害，于是同一事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就不足为奇了。彼此是非不同，是庄子的看法。还有常人的行事，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有没有客观的是非？是非有知识论的和道德学的两种意义：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还是癸未除夕，是知识论性质的是非问题；王国维应否自沉于昆明湖，是道德学性质的是非问题。知识论的比较简易，因为，至少是理论上，弄得水落石出是可能的。道德学的应否就不然，因为定与否，要有个比“事实”远为玄奥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经常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又回到上面提到的问题，究竟有没有是非？我不得不承认有，因为不承认，这篇文章就不必写了。可是承认，尤其道德学方面的，想说清楚就真是一言难尽。不得已，只好避难就易，或说取巧，有言在先：一，以假定大多数人会默认为依据，多说是非而少说标准；二，读书与明理的关系，表现在人和事上千头万绪，这里只谈一点点，来于偶然想到，自认为还值得注意的。

以下入本题。不幸一开头就遇见缠夹二先生，是：读书可以明理，不读书可以明理，怎么说都不对，或不全对。说对不对之前，先要谈谈理是怎么回事。宋儒说万物只是个理，用现代化的帽子扣是唯心论；但理的范围却未必能够因此缩小。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可能义）掷骰子，是人事外的世界有理可循。人事之内，大到国与国间，小到马路上的人与人间，大家都承认，要讲理。这里只得损之又损，单说人的思和行，所谓合理，一方面，是能够与事实印证；另一方面，是不违背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之德。用反面的小事来说明：晨起鹊噪，以为必有客人来，而终日门庭寂然，可见这所信并不合理；看别人的钱包眼红，窃为己有，损人肥了己，就是窃者自己，除非以梁山泊的替天行道为理（仍不能离开理）由，清夜自思，也当觉得于理有亏吧？就凭这个存于

人心的恍兮惚兮的有道理、不讲理等等之“理”，以下谈读书与明理的关系种种。

循某下世名人喜作翻案文章之例，由反面下笔，是读书也可以不明理。这还有等级之差，或性质之别，想由显而隐说三类。

第一类，明眼人听了会失笑的。为了形象化，举真人真事为例。又为了“不薄今人爱古人”，古今各举一位。古是唐朝房琯，开天著名人物，达摩面壁九年，他住山还多了一年。书当然读了不少，可是食古不化，安史之乱，他自告奋勇戡乱，用古车战法，在陈涛斜大败，连累诗圣杜甫也降了职。读者诸公会觉得逝者如斯，不足为训吗？不久之前有人告诉我，海湾战争的武器花样，竟有人说是早已见于《封神演义》，因而仍是“月是故乡明”云云，可见“如斯”并没有完全成为“逝者”。今是我的一位乡先辈，中小官僚，姑隐其名，因为我认识他的儿子，半个世纪以前，有一次在天津他家里见到他。也许是因为他感到知音难遇吧，就同我谈起他的政局预见来。主旨是还有个他执政的时期，就在不久的将来。看我表示惊讶，他由桌上拿起一本书给我看。书名是《中国预言七种》，只记得其中有《推背图》。他翻到一页，指点其上的一句隐语，大概是刘伯温说的，说那句话里藏着他的名字，就暗示某某下台之后，应该由他接任。我其时虽然无知，还不至无知到这种程度，于是出于世故或不屑争论，点点头应付过去。其后若干年还听到他的消息，不是《推背图》之类保证他执了政，而是如何如何终于野葬了。这古今两位都读了不少书，而竟至这样荒唐，可见读书未必就能明理。我还想加说一句会逆有些人耳的话，今日根据《易经》以推求想知而难知的种种，走的路与我的这位乡先辈又有什么分别呢？

第二类，不像第一类那样好说，因为一，那是多数人会承认的荒唐，这是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可以包括现在）承认

的正大；二，由行方面说，荒唐的是可以不，正大的就不然，是舍此就无路可走。这是指长时期书中反复宣场的一些（或很多）信条，因为反复说，假话就成为真的，不合理的就成为天经地义。天经地义，反映到心理上是无条件的好，也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更进一步，也就永远想不到其中还有问题，可以问问“为什么”。自然，人力是有限的，有些问题，比如活着为什么比死好，我们就无力解答，只好有病且求医，当作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信条不是这样，比如有关权利、义务的种种，一贯认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就未必经得住问。可悲的是想不到问。——总这样说泛泛的不好，要转为务实，举例。当然最好是大个的，那就说纲常，昔人心目中最重的。例要少而能够说明问题，只说三纲的第一纲，君为臣纲。这四个字意义不显豁，需要正义，是，君王明圣，臣罪当诛；还要发微，是，登上统治宝座就可以为所欲为，被统治者只能服从、歌颂，直到赐死还要谢恩。这种情况自然是千百年来久矣夫，上限，文献（包括传说）足征的，也许要远到盘古氏吧？下限呢，不好说，可以概括言之，凡是可以为所欲为的都得算。情况是“事实”如此。还有“应否”如此的问题。《论语》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话，可见至晚由春秋起，已经视统治者说了算为当然了。其后，出于史官之手的各史的本纪，出于各种官之手的足以汗牛的奏疏，以至野史笔记，都在唱同一个“君王明圣”的调调。你觉得肉麻吗？而是反复说就有了大力。于是而有无数的人被这样的“明圣”杀了，还要口无怨言；有不少的人为这样的“明圣”死了，带着“光荣”走向地下；至于数量更大的小民，在水火中哼平平仄仄平，也要“圣代即今多雨露”。最值得痛心的是，被杀而死，为君而死，书面上，口头上，甚至心地中，都认为理所当然。我呢，生也晚，受了洋鬼子一些影响，多闻阙疑，一直不相信有所谓明圣，因而对于这第一纲的许多表

现，总是觉得，轻则可怜，重则可悲。何以这样说？以明朝为例，开国之君朱元璋，夺位之君朱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其后如正德皇帝，到处抢民女，是天大的坏蛋，天启皇帝，信任魏忠贤，开东厂，任意杀人，是天大的糊涂蛋，最后崇祯皇帝，愚而好自用，比如有名的学者郑鄩，因为被诬为不孝就凌迟处死于西市，总之，就是这样一群，在第一纲的庇护之下，有不少知名之士，还是甘心为他们死了。死者，早的如方孝孺，晚的如陈子龙，青史留名，什么名？不过是忠君而已，有谁曾问，忠于一人（如方孝孺，新君仍姓朱），或扩大为忠于一姓（如陈子龙），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人会说，那是几百年前的事，评人论事要历史主义。那就说说近的。近来断续看了有关王国维之死的一些文章，关于死因，说法多种，只说陈寅恪先生，我想是意在表扬死者之德，兼宣扬自己之道，说是殉于纲纪，所以应视为文化史上的大节。这里不想说事实是否如此，只说纲纪之应否视为大。纲纪，说全了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加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旧称伦理关系。称为伦理，含有应如何对待的意思；“如何”有具体内容，当然是传统的，指实说要分尊卑上下，一般所谓德，如忠孝之类，都要附着在这上上下下的阶梯上。维护这个，当然是全盘接受，合适吗？即如君为臣纲一纲，王国维死时已经是民国，没有君了，忠的大节怎样显现？灵活运用其精神？那就成为忠于在上的某一人，至少我觉得，这不是现代化而是继续封建，是不合理的。与公开宣扬三纲六纪相类，还见于零碎的褒贬，仍以明朝为例，古文的多种选本选《左忠毅公逸事》，推崇左光斗死于东厂，可推崇之点是什么？除了忠于天启皇帝幻想可以变坏为好之外，还能找出理由来吗？另一面是钱谦益，一提起就觉得人不光彩，污点何在？也不过是没有随着崇祯或弘光死而已。所举以上种种，由认为天经